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NOV 1 6 1941

T9299/8125 (73)

列國繼世門三

大國篇三

蔡嗣立章

曹嗣立章

列國繼世門四

大國篇四

晉嗣立章

列國繼世門五

大國篇五

鄭嗣立章

燕嗣立章

吳嗣立章

學海右道部繼統類

學海君道部卷之二百一十九

繼統類九十

列國繼世三

大國篇三

蔡嗣立章

桓侯封人宣公子宣公卒桓侯立

春秋桓公十七年蔡桓二夏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秋八月蔡季

自陳歸于蔡

左傳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

之也杜註季蔡侯弟也桓侯無子故召季而立之季內得國人

何氏曰蔡侯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季季辟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之陳封人卒反歸奔喪無怨心故賢而字之

胡傳季字也歸順辭蔡季之去以道而去者也其歸以禮而歸者也公子不去國季何以去權也既歸何以不有國獻舞立矣若季者劉敞所謂智足以與權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遠而不攜邇而不迫者也是以見貴於春秋

劉氏曰蔡季之去其國與秦伯之弟鍼無異鍼以富懼誅季以賢見疑俱不得安其身而季為顯矣

永嘉呂氏曰突歸于鄭則名之赤歸于曹則名之以其爭國也蔡季歸于蔡則不名以其非爭國也言其終不為君也

張氏曰返國于危疑之際考之書法惟蔡季為善以其潔身而去一無爭心念念宗國聞召即歸能遠禍於未然不悻悻以為高其去就合宜故春秋貴之

家氏曰蔡季之歸與閔元年季子來歸義同皆字而書歸禮也獻舞失國之君蔡季讓國之賢春秋於二人之賢否具見書法而說左氏者乃謂季獻舞為一人愚竊惑焉

哀侯獻舞桓侯子

春秋莊公十年

蔡哀十一年辛酉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左傳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媯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媯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胡傳蔡侯何以名絕之也凡書敗書滅書入而以其君歸皆名者為其服為臣虜故絕之也

哀侯留楚九年卒

十三年蔡哀十春齊人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厄言曰哀侯是時留楚而北杏之會有蔡人必有當國者也豈蔡季攝位而不稱君故春秋賢之乎自後齊之盟會蔡不復與

矣

十四年辛丑秋七月荆入蔡

穆侯盼哀侯子

史記哀侯死於楚蔡人立其子盼是為繆侯繆侯以其女弟為齊桓公夫人十八年齊桓公與蔡女戲船中夫人蕩公桓公止之不止公怒歸蔡女而不絕也蔡人嫁之齊桓公怒伐蔡蔡潰遂虜繆侯南至楚邵陵已而諸侯為蔡謝齊齊侯歸蔡侯

厄言曰齊侯侵蔡伐楚此伯諸侯之盛事也左傳謂其怒蔡姬

之事侵蔡遂伐楚史記又謂虜蔡侯而歸之則亦以私怨動諸侯之師矣哀侯父子以國君而先後為齊楚所虜蔡安得不日衰乎

莊公甲午穆侯子穆侯卒莊公立春秋卒

文公申莊公子莊公卒文公立春秋書卒葬

景公固文公子文公卒景公立

靈侯般景公子弒景公而自立

春秋襄公三十年蔡景四十九戊午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左傳蔡景侯為太子般娶于楚通焉太子弒景侯

家氏曰蔡自厥貉之會甘心於從楚而不復者七十有餘年染於南臣之俗蓋有自來矣趙主父為胡服而終有子禍去中國

即入於夷狄入夷狄則胥為禽獸此理之必然也

春秋昭公十一年蔡靈十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

申

左傳景王問於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弑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弗過此矣楚將有之然壅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荆其士七十人公子棄疾帥師圍蔡公羊傳楚子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為其誘討也此討賊也雖誘之則曷為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與也蔡靈弑父自立

故傳云討賊

冬十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左傳冬十一月楚子戒蔡用隱太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况用諸侯乎王必悔之

公羊傳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

劉氏云非也鄭忽亦稱世子豈復不成其子乎不君靈公則曷為不成其子誅君之子

不立非怒也無繼也惡乎用之用之防也其用之防柰何蓋以築防也

穀梁傳此子也其曰世子何也不與楚殺也一事注乎志所以惡楚子也

胡傳內入國而以其君來外滅國而以其君歸皆服而以之易

詞也既書滅蔡矣又書執蔡世子有者世子無降服之狀強執以歸而虐用之也或以為未踰年之君其稱世子者不君靈公故不成其子非也楚虔殺蔡般棄疾圍其國凡八月而見滅世子在窮迫危懼之中固未暇立乎其位安得以為未踰年之君而稱子也假使立乎其位而般死於楚其喪未至不斂不葬世子亦不成乎為君矣然世子繼世有國之稱必以此稱蔡有者父母之仇不與共天下與民守國效死不降至於力屈就擒虐用其身而不顧也則有之為世子之道得矣

劉氏曰世子猶世世子也靈公弑其君其子非正也曷為與之繼世春秋之設辭也非其人之謂也蓋其道之謂也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世子有守國楚師圍之八月而克之不能服于是乎虐用之古者父母之仇不與共天下寢苦枕戈終身則有之為者盡於世子矣

汪氏曰申無宇稱用諸侯則世子有已嗣君位矣特以其父誘死於外其國被圍於內狼狽憂虞未能備為君之禮見書世子者又以著世嫡之正也

平侯廬靈侯孫隱太子子楚平王復立之

春秋昭公十三年

蔡平元年
壬申

秋八月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左傳楚公子棄疾滅蔡楚靈公使棄疾為陳蔡公棄疾與公子比帥師入楚立比為王靈王自縊棄疾又殺比而代之是為平王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隱太子之子廬歸於蔡禮也悼太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

公羊傳此皆滅禮也其言歸何不與諸侯專封也

穀梁傳大夫成之會而歸之故謹而日之此未嘗有國也使如失國辭之亦不與楚滅也

胡傳歸者順詞也陳蔡昔皆滅矣不稱復歸者不與楚虜之得

滅也其稱歸于者國其所宜歸也廬與吳皆亡世子之子也而

棄疾封之可謂有奉矣不言自楚者不與楚子之得封也其稱

侯者位其所固有也

常山劉氏曰陳蔡者先王之封國非楚可滅非楚可復也故書

爵書歸言二君之嗣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歸也二君名者素

非諸侯至此始立也

王氏曰齊桓之存亡國春秋雖不予以專封之權猶不設其救

於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

廢之靈王殺隱太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

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

穀梁傳東者東國矣何為謂之東也王父誘而殺焉父執而用

焉奔而又奔之曰東惡之而敗之也劉氏曰非氏如貶之書東國是矣即貶其半名為法

者使蔡侯止名東當復貶去其上下而云蔡侯田乎

杜氏曰朱為太子則失位遂微弱為國人所逐故以自出為文

汪氏曰或疑此書朱出奔楚後書東國卒于楚朱無歸人葬之

文東國無出奔之事疑只是一事東即東國而誤為朱也然左

傳昭二十九年記沈尹戌之言亦曰出蔡侯朱而史記蔡世家

亦曰隱太子東國政平侯子而代立則朱東國固兩人也豈穀

梁經文因後書東國而誤也歟

昭公二十三年蔡悼三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胡氏曰蔡侯因朝于楚而卒王父殺父見用又奔之失德也

昭公申悼公弟悼公卒昭公立

春秋哀公四年蔡昭二十春王二月盜殺蔡侯申

胡傳按左氏蔡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孫翩逐而射之卒然則翩非微者其以盜稱何也蔡侯背楚誑吳又委罪於執政其謀國如是則信義俱亡無以守身夫人得而害之故變文書盜以警有國之君也

高氏曰春秋於定哀之際錄蔡昭尤詳者哀其不幸也當齊桓晉文之隆蔡哀不能自拔於楚凌遲至於慄而昭銳然合中國

以興召陵之會卒能以吳破楚入郢此其志力有過人者遭晉德之不競而不能遠撫使之卒陷于楚之禍君子是以哀昭之不幸而為之數見於經也

成公至侯齊四君詳世系

曹嗣立章曹叔振鐸至桓公六君詳世系

莊公射姑桓公子桓公卒莊公立

曹羈莊公世子莊公卒羈立戎侵曹而出奔陳

僖公赤莊公庶子戎人逐羈而納之

春秋莊公十四年曹僖元春三月癸曹莊公冬戎侵曹曹羈出奔

陳赤歸于曹

公羊傳曹羈者何曹大夫也曹無大夫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

曹羈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衆以無義君請勿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也

胡傳杜預謂羈蓋曹世子也曹伯已葬猶不稱爵者以微弱不能君故爲戎所逐耳赤者曹之庶公子歸易詞也宋人執鄭祭仲而忽出突歸權在宋也戎侵曹而羈出赤歸制在戎也使鄭忽曹羈明而能斷雖有宋人之衆突赤之孽何緣而起以國儲君副不能自定其位於誰責而可故雖以國氏皆不書爵爲居正者之戒

陳氏曰君在喪稱子其曰曹羈不能爲子也以千乘之國不能守不可以言子矣然奔君未有言故者言故猶愈於自奔也

臨川吳氏曰上年十二月曹莊公卒今年三月葬則羈以世子嗣位葬其先君至是冬在位期年以爲戎所出不書爵而書名義與鄭忽同

劉氏曰突因宋赤因戎皆奪其君然而春秋一貶之無上下之異春秋治治不治亂也使鄭忽曹羈事親而孝爲上而禮在喪而哀臨事而恭大夫順之國人信之雖有宋戎之衆突赤之孽何緣而起然而君臣交爭兄弟爲仇者上有失故下得也

薛氏曰羈者曹之嗣赤者子之非正者戎間曹之兄弟爭國侵其疆場而羈奔赤反亦曹羈無上之罪也

汪氏曰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莒去疾入于莒莒展與出奔吳與此書法相似皆一君出而一君歸也然去疾以國氏而突赤不氏國去疾正而突赤不正也忽展與皆以突去疾入而後出

今羈聞赤入而先奔則弱不能立又甚矣

陳氏岳曰戎既侵曹而羈曰奔是曹懼戎而出其君明矣羈既出赤乃入是戎出羈而納赤亦明矣詎可謂羈大夫歟

昭公班僖公子僖公卒昭公立

共公襄昭公子昭公卒共公立

春秋僖公二十八年

曹共二十八年一巳丑

春三月晉侯入曹執曹伯昇宋人

冬曹伯襄復歸于曹

左傳初晉文公之出亡也曹衛皆不禮焉至是侵曹伐衛三月

丙午入曹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昇宋人冬晉侯會諸侯于温

遂圍許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孺貨筮史使曰以曹為解齊桓

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

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公訖乃

復曹伯

汪氏曰曹共公之名使若其位已絕而得復也不書自者蓋言

自晉則曹伯始執昇宋人若言自宋則其歸實出于晉侯而非

宋之得歸故不書自而止曰復歸

文公壽共公子共公卒文公立

春秋書卒葬

宣公廬文公子文公卒宣公立

同上

成公負芻宣公第宣公卒殺世子而自立

春秋成公十三年

曹宣十七年七癸未

春三月曹伯廬卒于師

左傳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

喪

杜氏曰負芻欣持皆宣公庶子

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

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侯他年冬葬曹宣公既葬
子臧欣時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
致其邑子臧之節與季札同

十五年曹成二乙酉春三月公會諸侯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

師

左傳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
及其民也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
不然則否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
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若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
逃奔宋

胡傳稱侯以執伯討也何以為伯討晉合諸侯伐秦曹宣公卒

公子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至是晉侯執之又不敢自治而
于京師使即天刑夫是之謂伯討春秋執諸侯者眾矣未有執
得其罪如此者故獨書其爵

張氏曰春秋爵厲公而執曹伯與其討也然猶不捨曹伯之與
盟者以為先執曹伯以令諸侯然後盟之乃盡善也觀曹人請
君于晉曰若有罪則君列諸侯會矣由一舉措之不當遂開釋
姦之門豈小失哉

劉氏曰左氏謂凡君不道於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
侯非也負芻殺太子而篡之國人不義舉欲隨公子欣時而亡
非不道而何夫負芻之惡未敢于經晉侯執之然後可見其罪
今以左氏例推之則晉侯妄執之爾豈其然耶穀梁謂以晉侯

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亦非也若云晉人執曹伯得無又非之乎

永嘉呂氏曰或云負芻之殺太子經無明文設有之春秋何以不書疑未得其實然嘗以春秋書法考之則他執諸侯皆稱人其稱侯者獨此一事耳安得以為非伯討乎傳之所言與經意同益足以為證矣

十六年丙戌秋曹伯歸自京師

左傳曹人請於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惟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

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

公羊傳執而歸者名曹伯何以不名而不言復歸於曹何易其易奈何公子喜時在內也公子喜時在內則何以易公子喜時者仁人也內平其國而待之外治諸京師而免之其言自京師何言甚易也舍是無難矣

穀梁傳不言所歸之善者也出入不名以為不失其國也歸為

善自其歸次之劉氏云非也曹伯惡也向善之有

程傳曹伯不名不稱復歸王未嘗絕其位也自京師王命也

陸氏曰曹伯之篡罪莫大焉晉侯討而執之其事當矣王不能定其罪失政刑也書曰歸自京師而不名曹伯以深譏王也

啖氏曰諸侯在他國則是失地之君故反國則名之今曹伯在

京師而王不黜之是不失國故不名也

高氏曰不書復不與其復也篡逆之人殺君之嗣子而自立既列於諸侯之會又赦於天子之庭是率天下而入於亂耳

廬陵李氏曰晉文執衛侯歸京師與晉厲執曹伯歸京師一也然晉文書人而晉厲得書侯者文公以私怨討衛厲公以公罪討曹也衛侯之歸與曹伯之歸一也然衛不書自京師而曹伯自京師者釋衛主於責晉而釋曹則主於責王室也書法精矣
悼公午平公子

史記悼公朝于宋宋囚之曹立其弟野是為聲公悼公死于宋歸聲公至伯陽四君詳世系類

學海君道部卷之二百一十九 終

學海君道部卷之二百二十

繼統類

列國繼世 五

大國篇

晉嗣立章

獻公以上詳世系類

獻公侂諸武公子武公卒獻公立

奚齊卓子皆獻公驪姬之子也獻公嬖驪姬而殺太子申生獻公卒奚齊立里克殺之荀息立卓子里克又殺之

史記初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

大戎抓姬生重耳

後為文公

小戎子生夷吾

後為懷公

及伐驪戎得驪姬生

子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闕嬖王

使言於獻公獻公乃曰曲沃吾先祖宗廟所在而蒲邊秦屈邊狄不使諸子居之我懼焉於是使太子申生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群公子皆鄙惟二姬之子在絳獻公子八人而太子申生重耳夷吾皆有賢行及得驪姬乃遠此三子獻公十七年獻公謂里克曰寡人有子未知誰立里克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里克曰太子勉之子懼不孝母懼不得立里克謝病不從太子太子遂伐東山獻公二十一年驪姬誘太子使祭其母齊姜于曲沃歸胙於獻公驪姬使人置毒藥胙中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聞之奔新城曲沃也新城為太子城獻公怒乃誅其傅杜原款申生自殺於新城是時重耳夷吾來朝人或告驪姬曰二公子怨驪姬譖殺太子驪姬恐因譖

二公子申生之藥胙二公子知之二子聞之怨重耳奔蒲夷吾屈保其城自備守二十二年獻公怒二子不辭而去乃使兵伐蒲重耳遂奔翟使兵伐屈屈城守不可下二十三年獻公遂發賈華等伐屈屈潰夷吾奔梁二十五年晉伐翟翟人拒之晉兵解而去

殺申生事諸傳詳諸官門

春秋僖公元年

晉獻二十六年庚午

秋九月甲子晉侯佹諸卒

左傳獻公卒里克不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為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偶俱無倩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

然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
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
將焉辟之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左傳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
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
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

公羊傳此未踰年之君其言弑其君之子奚齊何弑未踰年君
之號也

穀梁傳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國人不子何也不正其殺
世子申生而立之也

胡傳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爲其所子則當子矣國人何爲不子
也民至愚而神是非好惡靡不明且公也其爲子而弗子者莫
能使人弗之子也非所子而子之者莫能使人之亦子也周幽
王出太子宜臼子伯服矣而犬戎殺其身晉獻公亦殺世子申
生立奚齊矣而大臣殺其子詩不云乎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
之秉彝好是懿德此言天理根於人心雖以私欲滅之而有不
可滅也春秋書此以明獻公之罪抑人欲之私示天理之公爲
後世戒其義大矣以此防民猶有欲易太子而立趙王如意致
夫人之爲人彘者
陸氏曰奚齊以本不正故曰君之子明國人意不以爲嗣獨君
意立之明里克雖有罪而合晉人之心也

陳氏曰遇弒雖未踰年稱君此其稱君之子何獻公殺申生絀重耳夷吾而立其嬖子晉之亂獻公爲之也故奚齊不稱君而稱君之子

趙氏曰齊舍亦未踰年君也不云其君之子故穀梁國人不子之義是也

張氏曰奚齊謂之其君之子以晉獻殺適立庶而奪之也齊舍朱踰年而謂之君以舍之正而與之也觀矣

郭氏登曰奚齊固先君之命立乎其位者也卓子則荀息所立者也奚齊書殺說者以爲國人不君矣卓子書弒又何獨國人以爲君乎恐是獻公未葬奚齊未立已爲里克殺于喪次春秋何緣稱之爲君乎其書殺書弒特係夫君與未君自據實而書

無他義意

卮言曰春秋於魯君未踰年者皆書子他國未踰年而盟會者亦書子今奚齊稱君之子當從未踰年之說齊舍雖稱君當如

張氏之說

十年

晉惠公元辛未

春王正月晉里克弒其君卓

國語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李克奈何優施曰吾來曰克一日而已子爲我具特羊之饗吾以從之飲酒我優也言無郵驪姬許諾乃具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謂里克妻曰主孟啗我教茲暇豫事君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鳥人皆集於苑已獨集于枯里克笑曰阿謂之苑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爲夫人其子爲君可不謂苑乎其母既

而寢夜半召優施曰曩有言戲乎抑有所聞之乎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里克曰吾秉君以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且而里克見平鄭曰優施告我君謀成矣將立奚齊平鄭曰子何謂吾對以中立平鄭曰惜也不如曰不信以疏之亦固太子以攜之多爲之故以變其志志少疎乃可間也今子曰中立况固其謀也彼有成矣難以得間里克曰往言不可及也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枯且有傷優施出里克辟莫不餐乃成

張氏曰里克因優施烏鳥集枯之歌欲中立以免難驪姬遂得以成其殺申生之謀及獻公卒乃殺奚齊卓子而欲納重耳聖人以里克當申生未死之前不能以死正諫而中立以求免坐視太子之無罪而死以成驪姬讒賊之計及其終也逆獻公之遺命而弑二君夫奚齊卓子雖庶孽而有先君之命以立乎其位則固里克之君也故正名其弑君之罪

朱子曰昔里克事只以春秋所書未見其是非國語載驪姬陰託里克之妻其後里克守不定遂有中立之說他當時只難里克若不變太子可安由是觀之里克之罪明矣天下無中立之事自家若排得他退便用排退他若奈何不得使用自死今驪姬一許他中立他便求生避禍正如隋高祖篡周韋孝寬初甚不能平一見衆人被殺便去降他問里克當獻公在時不能極力理會及獻公死後却殺奚齊此亦未是這般事便是難說

列國紀七 卷四 五
獻公在日與他說不聽又怎生奈何得他後來亦用理會只是不合殺了他

劉氏曰里克不能聽優施之謀甯喜能不從孫林父之亂陳乞能不從景公之惑則晉無殺世子之禍衛無逐君之惡齊無立嬖孽之變矣患皆在媮合苟容逢君之惡故春秋成其君臣之名以正其篡弒之罪所謂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矣不然卓與剽荼豈有宜爲君之義哉陳平之王呂氏誅少帝也似此皆不明於天臣之分者也

及其大夫荀息

公羊傳及何以書賢荀息也何賢乎荀息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其不食其言奈何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息傳焉獻公愛驪姬欲立其子於是殺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傳之獻公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荀息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嘗不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弒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弒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

汪氏曰朱子曰獻公欲廢申生立奚齊荀息便謂君命立之臣安敢貳不能諫君以義大段不是只是辨得一死亦是難事五季馮道以司徒受晉祖托孤之寄死肉未寒背其顧命庸非荀息之罪人乎

列國紀世 卷四
惠公夷吾獻公子里克殺奚齊卓子而立之

左傳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晉卻芮使夷吾賂秦以求入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入而能民土於何有從之齊隰明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秦伯謂卻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讐夷吾弱不好弄能鬪不過長亦不改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無好無惡不思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在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

國語晉獻公卒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公子之徒將殺孺子子將何如荀息曰死吾君而殺其孤吾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

里克曰子死孺子立死不亦可乎子死孺子廢焉何死哉荀息曰

雖死焉辟之

荀息之言與傳記同詳前條

里克告丕鄭曰三公子之徒將殺孺

子子將何如丕鄭曰荀息謂何對曰荀息曰死之丕鄭曰子勉之

夫二國士之所圖無不遂也我爲子行之子帥七輿大夫以待我

我使翟以動之援秦以搖之立其薄者可以得重賂厚者可使無

入國誰之國也里克曰不可克聞之夫義者利之足也貪者怨之

本也廢義則利不立厚貪則怨生夫孺子豈獲罪於民將以驪姬

之惑蠱君而誣國人讒群公子而奪之利使君迷亂信而亡之殺

無罪以爲諸侯笑使百姓莫不得藏惡於其心中恐其如壅大川

潰而不可救是故將殺奚齊而立公子之在外者以定民弭憂於

諸侯且爲援庶幾曰諸侯義而撫之百姓欣而奉之國可以固今

殺君而賴其富貪且反義貪則民怨反義則富不爲賴賴富而民怨亂國而身殆懼爲諸侯載不可常也不鄭許諾於是殺奚齊卓子及驪姬而請君子秦使屠岸夷告公子重耳於翟曰國亂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子盍入乎吾請爲子鉢重耳告舅犯曰里克欲納我舅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始不固本終必稿落夫長國者唯知哀樂喜怒之節是以導民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殆以喪得國則必樂喪樂喪必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怠德是哀樂喜怒之節易也何以導民民不我導誰長重耳曰非喪誰代非亂誰納我舅犯曰偃也聞之喪亂有大大喪大亂之刻也不可犯也父母死爲大喪讒在兄弟爲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子惠顧亡人重耳父生不得供備洒掃之臣死又不敢蒞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敢辭夫固國者在親衆而鄰在因民而順之苟衆所利鄰國之所立大夫其從之重耳不敢違呂甥及卻櫛亦使蒲城午告公子夷吾于梁曰子厚賂秦人以求入吾主子夷吾告冀芮曰呂甥欲納我冀芮曰子勉之國亂民擾大夫無常不可失也非亂何入非危何安幸苟君之子唯其索之方亂以擾孰適禦我大夫無常苟衆所置孰能勿從子盍盡國以賂外內無愛虛以求入既入而後圖聚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許諾呂甥出告大夫曰君死自立則不敢久則恐諸侯之謀徑召君於外也則民各有心恐厚亂盍請君子秦乎大夫許諾乃使梁由靡告于秦穆公曰天降禍于晉國讒言繁興延及寡君使寡君之紹續昆裔隱悼播越託在草莽未有所依又重之以寡

君之不祿喪亂並臻以君之靈鬼神降衷罪人克伏其辜群臣莫敢寧處將待君命君若惠顧社稷不忘先君之好辱收其逋遷裔胄而建立之以主其祭祀且填撫其國家及其民人雖四隣諸侯之聞之也其誰不做懼於君之威而欣喜於君之德終君之重愛受君之重况而群臣受其大德晉國其誰非君之群隸臣也秦穆公許諾反使者乃招大夫子明及公孫枝曰夫晉國之亂吾誰使先若夫二公子而立之以爲朝夕之急大夫子明曰君使繫也繫敏且知禮敬以知微敏能竄謀知禮可使敬不隊命微知可不君其使之乃使公子繫弔公子重耳于翟曰寡君使繫弔公子之憂又重之以喪寡人聞之得國常於喪失國常於喪時不可失喪不可久公子其圖之重耳告舅犯舅犯曰不可亡人無親信仁以爲親是故置之者不殆父死在堂而求利人孰仁我人實有之我人微幸人孰信我不仁不信將何以長利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君惠弔亡臣又重有命重耳身亡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位又何敢有他志以辱君義再拜不稽首起而哭退而不私公子繫退弔公子夷吾于梁如弔公子重耳之命夷吾告冀芮曰秦人勤我矣冀芮曰公子勉之亡人無狷潔狷潔不行重賂配德公子盡之無愛財人實有之我以微幸不亦可乎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於公子繫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嬖大夫丕鄭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七十萬君苟輔我蔑天命矣吾必遂矣亡人苟入掃除宗廟定社稷亡人何國之與有君實有郡縣且入河外列城五豈謂君無有亦爲君之

東游津梁之上無有難急也亡人之所懷挾嬰瓌以望君之塵垢者黃金四十鎰白玉之珩六雙不敢當公子請納之左右公子繫反致命穆公穆公曰吾與公子重耳重耳仁再拜不稽首不沒爲後也起而哭愛其父也退而不私不沒於利也公子繫曰君之言過矣君若求置晉君而載之置仁不亦可乎君若求置晉君以成名於天下則不如置不仁以滑其中且可以進退臣聞之仁有置武有置仁置德武置服是故先置公子夷吾是爲惠公

史記里克殺奚齊卓子使人迎公子重耳於翟欲立之重耳謝不往還報里克使迎夷吾於梁夷吾欲往卻芮曰內猶有公子可立者而外求難信計非之秦輔強國之威以入恐危乃使卻芮厚賂秦約曰即得入請以晉河西之地與秦及遺里克書曰誠得立請遂封子於汾陽之邑秦穆公乃使發兵送夷吾於晉時齊桓公聞晉內亂亦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秦兵與夷吾至晉齊乃使隰朋帥師會秦師於晉納夷吾立爲晉君是爲惠公

春秋僖公十年夏晉殺其大夫里克
左傳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於是不鄭聘於秦且謝緩賂故不及

公羊傳里克弑里君則曷爲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然則孰立惠公里克也里克弑奚齊卓子逆惠公而入里克

立惠公則惠公曷爲殺之惠公曰爾既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爲爾君者不亦病乎於是殺之然則曷爲不言惠公之入晉之不言出入者預爲文公諱也齊小白入于齊則曷爲不爲桓公諱桓公之享國也長美見乎天下故不爲之諱本惡也文公之享國也短美未見乎天下故爲之諱本惡也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弑二君與一大夫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爲弑者爲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罪也

春秋僖公十一年

壬申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左傳辛未夏晉侯改葬共太子秋狐突適下國遇太子

申太子

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

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丕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卻稱冀芮實爲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箴不濟矣冬秦伯使冷至報問且召三子卻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丕鄭祈舉及七輿大夫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驪歛纍虎特宮山祈皆里丕之黨也不豹奔秦言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公曰失衆焉能殺違禍誰能出君

十五年

晉惠六丙子

冬十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左傳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群公子晉侯盍

於賈君又不納群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戍五東盡號畧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奉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戰于韓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投舍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感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手曰君履后土而戴星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群臣敢在下風公曰晉人感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縶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太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乃許晉平晉侯使卻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子金呂甥采于瑕字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

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上貳圉

惠公太子

也衆皆哭晉於

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群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群臣輯陸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十月晉陰飴甥即呂甥會秦伯於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儲寧事夷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

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字焉
十一月晉侯歸

二十四年

晉惠十五年乙酉

冬晉侯夷吾卒

左傳晉惠十四甲申九月卒晉文定位而後告惠公之喪故書於今年

懷公圍惠公子惠公卒懷公立

春秋不書卒

史記惠公六年九月惠公及秦戰于韓秦獲惠公以歸十一月秦歸惠公八年夏使太子圉為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圉母梁嬴也十年秦滅梁十三年惠公病內有數子太子圉曰吾母家在梁梁今秦滅之我外輕於秦而內無後於國君即不起病大夫輕更立他公子乃謀與秦女俱亡歸嬴氏曰子晉太子而辱於秦子之

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使婢子侍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圍遂亡歸晉十四年惠公卒太子圉立是為懷公

春秋不書

文公重耳獻公子母曰狐姬驪姬之難出奔惠公卒懷公立秦穆公納文公于晉殺懷公

左傳史記文公重耳獻公子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趙衰狐偃賈佗先軫魏武子自獻公為太子時重耳固已成人矣獻公即位重耳年二十一獻公十三年以驪姬之謀使重耳居蒲城二十一年驪姬譖殺太子申生遂譖二公子重耳奔蒲二十二年獻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踰垣而走披斬其祛遂出奔狄狄其母國也是時重耳年四十三從此五士其餘不名者數十人居

狄五年而獻公卒里克等已殺奚齊卓子使人迎公子重耳於程欲立之重耳謝曰負父之命出奔父死不得修人子之禮侍喪重

耳何敢入大夫其更立他子

晉文始謝秦穆之言終辭里克諸臣之請其辭正大實無利國之心其終

有晉國者天也視爭國者不作矣至殺懷公則不免有遺議焉

已而秦納惠公惠公七年畏公子

重耳乃使寺人披與壯士欲殺公子公子聞之乃謀趙衰等曰始

吾奔狄非以為可用興以近易通故且休足休足久矣固願徙之

大國夫齊桓公好善志在霸王收租諸侯今聞管仲隰朋死此亦

欲得賢佐盍往乎於是遂行居狄凡十二年而去過衛衛文公不

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鬼公子怒欲鞭之咎犯曰

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

史記野人盛土器中進之重耳怒趙衰曰土者有土也

至齊齊桓公

厚禮而以宗女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二歲而桓公卒會豎

刁等為內亂齊孝公之立諸侯兵數至公子留齊凡五歲無去心

趙衰咎犯乃於桑下謀行蠶妾在其上聞之以告姜氏姜氏殺之

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已殺之矣公子曰無之

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乃與咎犯等謀醉公子載

以行行遠而覺公子大怒引戈逐咎犯曰若無所濟吾食舅氏肉

咎犯走且對曰若無所濟吾未知死所誰能與豺狼爭食若克有

成公子無亦晉之柔嘉足以甘食偃肉腥臊將焉用之遂行過曹

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大夫僖負羈之妻曰吾

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

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

焉重耳受飧反壁去過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

亦不禮焉叔詹諫曰天之所啟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
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
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
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况天之所啟乎弗
聽公子去之楚楚成王以適諸侯禮待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
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
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成王曰雖然何以報我公子曰若
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避君三舍若不獲命
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成王曰晉公子
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
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與之誰

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公子居楚數月而太子圍自秦亡歸秦紀
之間公子在楚乃召之成王乃送諸秦秦穆公妻以宗女五人故
子圉妻懷嬴與焉他日公饗公子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
衰從公子歌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
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趙
衰歌黍苗公曰知子急欲反國矣衰與公子下再拜曰孤臣之仰
君如百穀之望時雨九月惠公卒子圉立是爲懷公懷公命無從
亡人期明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公子在秦弗召冬懷
入執狐突殺之晉之大夫欒卻等皆陰來勸公子反國爲內應之
衆於是秦繆公乃發兵與公子歸晉晉聞秦兵來亦發兵拒之然
皆陰知公子入也惟惠公之故貴臣呂甥卻芮之屬不欲立公子

公子出亡凡十九歲時平六十二矣乙酉正月奉送至河子犯以
 璧授公子曰臣負羈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
 况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
 于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秦繆
 公使公子繫如晉師退軍于郇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
 壬寅公子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即位為晉也是
 為文公左傳秦納之不書不告人也群臣皆往懷公圍奔高粱戊申使人殺懷
 公不書亦不告也呂卻本不附文公文公立恐誅將焚公宮而弑文公寺
 人披知其誰請見公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後君命一宿汝
 為惠公來殺余命汝二宿汝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
 在汝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

君命而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
 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
 辱命焉行者甚眾豈唯刑臣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文公會奉繆公
 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呂卻等不獲公乃如河上秦繆公誘而殺
 之文公歸國秦送三千人為衛以備晉亂文公修政施惠百姓賞
 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惟君在矣
 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
 寔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
 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遂
 隱而死公求之不獲以綿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國語文公元年春公屬百官賦職任功棄責薄歛施舍分寡救之

振滯匡困資無輕關易道通商寬農茂穡勸分省用足財利器明德以厚民性舉善援能官方定物正名百類昭舊族愛親戚明賢良尊貴寵賞功勞事耆老禮賓旅友故舊胥籍狐箕樂郤栢先羊舌董韓寔掌近官諸姬之良掌其中官異姓之能掌其遠官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隸食職官宰食加政平民阜財用不匱

左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報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

霸文之教也

襄公驪文公子母曰文嬴文公卒襄公立

春秋僖公三十二年晉文八年癸巳冬十二月巳卯晉侯重耳卒三十三

年晉襄元年甲午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癸巳葬晉文公

陳氏曰晉之伯秦有力焉文公未葬襄公墨緣及姜戎要秦師于殽敗之秦晉之構怨自是始曾不十年而楚伯是故外會師不書及特書及而晉子貶穰人惡晉也

靈公夷臯襄公子世曰穆嬴襄公卒靈公立

春秋文公六年晉襄七年庚子秋八月晉侯驪卒

左傳襄公卒太子夷臯少晉人以難故晉數有患難欲立長君趙孟

曰立公子雍文公庶子杜祈所生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

也立善則固事長則順奉愛則孝結舊好則安有此四德者難

必抒矣賈季狐射姑曰不如立公子樂亦文公庶子辰嬴嬖於二

君辰嬴即懷嬴初為懷公妻後又納于文公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

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為二君嬖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

出在小國僻也毋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

以君故讓偪姑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先

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為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為援母義

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

季亦使召公子樂於陳趙盾使殺諸郟賈季奔狄是歲秦穆公

亦卒

春秋文公七年晉靈公元年四月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

蔑奔秦

左傳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支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卻之

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靈公之母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

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置此出朝則抱以適

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

受子之賜不才吾惟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

趙盾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發兵以

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敗秦師于令狐先蔑奔秦士會

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猶在而外求君此

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徃可也弗聽

汪氏曰晉襄以前年八月卒十月葬矣秦人豈不知其已立君

而至是始納公子雍耶蓋趙盾始議求長君而中變其說秦人雖知其立靈公而欲以重兵強納雍以爭國也夫康公始爲太子送舅氏而念母之不見故作渭陽之詩是固良心也今乃納庶孽而奪嫡甥之位自是兵爭不息豈非怨欲害乎良心與不然春秋釋秦而專罪趙盾矣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金氏曰晉自文公始伯後世賴之公子雍親文公子年長而賢趙孟立之是矣而偏于穆嬴卒詐敗秦師而立靈公晉遂失伯其後靈公不君卒以欲殺趙盾見弑而盾亦卒被弑君之名見義而爲之不終惜哉

成公黑臀文公少子其母周女也趙盾弑靈公而立之

左傳靈公不君趙盾數諫弗聽秋九月靈公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遂扶以下翳桑之餓人與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乙丑趙穿襲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友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使穿迎公子黑臀於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宮

春秋宣公二年

晉靈十
四甲寅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卮言曰成公爲文公子則春秋長矣趙盾弑君惡也而其立長君以寧晉則正也非如後世利幼君以行其私者詳世系類大國趙世章

景公孺成公子成公七年卒於會景公立

厲公州蒲景公太子景公卒厲公立

春秋成公十年晉景十夏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伐鄭丙

午晉侯孺卒

左傳晉侯有疾立太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六月丙午

景公卒

劉氏曰左氏謂晉人生立太子州蒲以為君按經但言晉侯也無以明其是州蒲若欲貶晉書其名乃可明耳此大事也仲尼豈忘之哉信經足矣

家氏曰君在而立君者鄭也非晉也左氏所記傳聞之誤

汪氏曰廢立之際聖人所謹王猛已稱王而其卒書子昭公喪已至自乾侯而定公始書即位所謂一年不二君也豈以一國

二君而無貶乎或謂春秋因其稱爵從而志之見其悖禮此亦惑之左傳而為是說也

悼公周襄公曾孫欒書中行偃弒厲公而立之

春秋成公十七年晉厲七冬王正月晉殺其大夫卻錡

史記悼公周襄曾孫其大父捷襄公小子也不得立號為桓叔桓叔最愛生惠伯談談生周初厲公多外嬖欲盡去群大夫而立諸姬兄弟寵姬兄曰胥童嘗與卻至有怨及欒書又怨卻至不用其計而遂敗楚乃使人間謝楚楚來詐厲公曰鄢陵之戰實至召楚欲作亂內子周立之會與國不具是以事不成厲公告欒書書曰其殆有矣願公試使人之周微考之果使卻至於周欒書又使周見卻至卻至不知見賣也厲公驗之信然遂怨

及國經世 卷四
郤至欲殺之八年十二月厲公令胥童以兵八百襲攻殺三郤
胥童因以劫樂書中行偃于朝曰不殺二子患必及公公弗聽
謝樂書等以誅郤氏罪大夫復位二子頓首曰幸甚幸甚公使
胥童爲卿

十八年

晉厲八年
戊子

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左傳十二月厲公遊於匠麗氏樂書中行偃遂執公焉閏月乙
卯晦樂書中行偃殺胥童正月庚申樂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
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
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
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
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

願也敢不惟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辛巳朝于武
宮逐不臣者七人

史記厲公囚六日死死十日庚午智罃迎公子周來至絳刑雞
與大夫盟而立之是爲悼公辛巳朝武宮二月乙酉即位悼公
曰大父皆不得立而避難於周客死焉寡人自以踈遠母幾
爲君今大夫不忘文襄之意而惠立桓叔之後賴宗廟大夫之
靈得奉晉祀豈敢不戰戰乎大夫其亦佐寡人於是逐不臣者
七人

左傳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
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
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趙武爲卿荀會樂厲韓無忌爲公族

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爲大傳使脩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爲司空使脩士薦之法弁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爲右司屬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爲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爲司馬張老爲候奄鐸遏寇爲上軍尉籍偃爲之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爲乘馬御六駟屬焉使訓群騶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國語樂武子使知武子堯公子如周迎悼公盟而入朝于武宮定百事立百官育門子選賢良興舊族出滯賓畢故刑赦囚繫宥間罪薦積德逮鰥寡振廢淹養老幼恤孤疾年過七十者公親見之稱曰王父

朱子曰晉悼公甚次第他才大段高觀當初人去周迎他時只十四歲他說幾句話便乖便有操有縱纔歸晉做得便別當時厲公恁地弄得很當被人攬掇胡亂殺了晉室大段費力及悼公歸來不知如何便被他做得恁地好恰如久雨積陰忽遇天晴光景便別赫然爲之一新問勝桓文否曰儘勝但桓文是白地做起來悼公是見成基址某嘗謂晉悼公宇文周世宗二人之才一般都做得事都是一做便成及纔成又便死了不知怎生地

平公彪悼公子悼公卒平公立

春秋書卒葬

昭公夷平公子平公卒昭公立

春秋昭公十年 晉平二十 秋七月戊子晉侯彪卒

左傳七月戊子晉平公卒九月叔孫婁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

喜鄭罕虎許人曹人如晉葬平公也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

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

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

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

頃公至靜公八君詳世系類

海君道部卷之二百二十一 終

海君道部卷之二百二十一

繼統類

列國繼世 五

大國篇

鄭嗣立章

武公 名詳世系 桓公子桓公初封于鄭死幽王之難鄭人共立武公

詩註鄭桓公武公相繼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周人愛之而作緇衣

莊公寤生武公子武公卒莊公立

昭公忽莊公子母曰鄧曼莊公卒昭公立

厲公突莊公子母曰雍姑祭仲立之昭公出奔

春秋桓公十一年 鄭莊四十 夏五月鄭伯寤生卒

左傳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爲卿爲公娶鄧曼生公子忽莊公三十年北我病齊諸侯救之公子忽有功焉齊人將妻之公子忽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聽莊公卒祭仲立公子忽是爲昭公

秋九月宋人執祭仲鄭

左傳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姑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

公羊傳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也其爲知權奈何古者鄭國處於留先鄭伯有善於郕公者通平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

省於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亾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於國可以易亾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何權者反於輕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亾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亾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胡傳祭仲鄭相也見執於宋死出其君而立不正罪較然矣何以不名命大夫也命大夫而稱字非賢之也乃尊王命貴正卿大祭仲之罪以深責之也其意若曰以天子命大夫爲諸侯相而執其政柄事權重矣固將下庇其身而上使其君保安富尊榮之位也今乃至於見執廢絀其君而立其非所立者不亦甚

乎任之重者責之深祭仲無所逃其罪矣春秋美惡不嫌同辭
 突之書名則本非有國由祭仲立之也若忽則以世嫡之正至
 於見逐不能立乎其位貴賤之分亾矣凡此類抑揚其詞皆仲
 尼親筆非國史所能與而先儒或以從赴告而書者殊誤矣或
 曰孔父賢而書名則曰禮之大節也今此則名其君於下而字
 其臣於上何以異乎曰春秋者輕重之權衡也變而不失其正
 之謂權常而不過於中之謂正宋殤孔父道其常祭仲昭公語
 其變惟可與權者其知之矣孫氏曰宋人宋公也執人權臣廢
 嫡立庶以亂于鄭故奪其爵

劉氏曰公羊以祭仲知權若果知權宜效死勿聽使宋人知雖
 殺祭仲猶不得鄭宋誠能以方殺鄭忽則不待執仲而劫之如
 力不能而誇為大言何故聽之又不能是則若強許焉還至
 國而背之執突而殺之可也黜君以行權亂臣賊子孰不能為
 此者乎

高氏曰仲就執而突歸忽出則是仲納突而遂忽矣詩刺祭仲
 謂之權臣而公羊因以為可與權豈不異哉

突歸于鄭

公羊傳突何以名挈乎祭仲也其言歸何順祭仲也

劉氏云非也若仲之為者春秋之亂臣也如何順之乎

穀梁傳突賤之也曰歸易辭也祭仲易其事權在祭仲也死君
 難臣道也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

程子曰突不稱公子不可以有國也

胡傳突不稱公子絕之也小白入于齊則曰齊小白突歸于鄭何以不稱鄭突乎以小白繫之齊者明桓公之宜有齊也不以突繫之鄭者正厲公不當立也突不當立何以書歸于鄭乎春秋書歸有二義一易詞也一順詞也書入亦有二義一難詞也一逆詞也突以庶奪正固為不順矣然內則權臣許之外則大國為之援而世子忽之才不能以自固也則其歸無難故曰易詞也

劉氏曰突內因強臣之力赤外援戎狄之衆以奪其嫡而禍其宗皆有不仁之心姦桀之材春秋所惡也專治突則祭仲不明專治赤則戎不見故挈其上而易其下其罪一施之所以絕禍本禁首惡也

陳氏曰小白陽生稱齊去疾展與稱莒皆爭國也突弗繫之鄭赤弗繫之曹則篡辭也或問祭定立厲公尹氏立子朝經書各不同何也茅堂胡氏曰祭仲書事見任事之重尹氏書氏見得政之久王與侯其子各不同矣

汪氏曰公羊謂歸者出入無惡入者出入惡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然突歸鄭赤歸曹不可謂無惡許叔入許天王入成周不可謂出入惡鄭忽曹襄出無惡魚石欒盈出入有惡則其說不可通矣難易逆順之說為是

鄭忽出奔衛

公羊傳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穀梁傳鄭忽者世子忽也其名夫國也

胡傳忽以國氏正也出奔而名不能君也考於詩有女同車刺
無入國之助也山有扶蘇所美非美然也擗弓君弱臣強不唱
而和也狡童不能與賢臣圖事權臣擅命也夫以狡童目其君
聖人猶錄其詩所以見忽之失國亦其目取非獨仲之罪矣或
曰詩人刺忽之不昏於齊至於見逐欲固其位者必待大國之
援乎曰此獨爲鄭忽言也如忽之爲人苟無大援則不能立爾
若夫志士仁人卓然有以自立者進退之權在我矣鄭自五霸
之後益以侵削他日子產相焉馳詞執禮以當晉楚至於壞諸
侯之館垣劫逆女之公子于野皆變其常度以晉楚之強卒莫
能屈亦待大國之助乎然則仲見脅忽出奔咸其自取焉爾春
秋書法如此欲人自強於爲善也

趙氏曰鄭忽曹羈未踰年出奔但書名不書爵不能嗣先君也
莒展雖踰年不書爵其罪大也

汪氏曰春秋之初惟鄭國最強與齊爲黨假王命以伐宋詐戰
而取三師入邾入許戰勝攻取雖以天子之尊率諸侯之兵造
於城下亦棄甲曳兵不敢與敵而桓王且親集矢於其肩奈何
其沒未久而世嫡之重爲鄰國之所逐矣亦由齊桓之霸號令
天下幾於改物而極方在殞四鄰謀動其國家也忽之昏庸狂
愎勢孤援寡才不足以君國權不足以馭臣威不足以懾鄰曾
何足深責哉

廬陵李氏曰春秋初年斃天下之彝倫者自鄭莊始殺弟警母
敗王師自以爲保國之計得也然身歿未幾國乃大亂可以爲

未鑒矣突篡位四年而出奔昭公以桓十五年入國其秋突因
櫟人殺檀伯而入櫟據強都以窺鄭諸侯會于袤又會于曹以
納之而弗克然突固分國以居矣十七年高渠彌弑昭公而立
公子亶十八年齊人殺子亶祭仲逆子儀于陳而立之莊十四
年突自櫟侵鄭傳瑕殺子儀及其二子而納焉於是鄭國之禍
稍息而楚兵迭至矣鄭莊之姦雄亦果何益哉

十二年鄭厲公冬十一月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明年會紀侯

衛戰
敗之

未嘉呂氏曰突篡而書爵者其大臣君之其國人君之諸侯亦
與之會盟春秋從而君之從其實也

臨川吳氏曰昔鄭莊助齊謀紀者也會桓數數為鄭會宋繼又
同鄭伐宋鄭厲德魯故助魯救紀而反其父之所為

十五年鄭厲公夏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胡傳按左氏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知之以
告仲仲殺雍糾公出奔蔡是祭仲逐之也沒而不書其義何也
陸淳曰逐君之臣其罪易知也君而見逐其惡甚矣聖人之教
在乎端本清源故凡諸侯之奔皆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為
名所以警乎人君其說是也

汪氏曰春秋書君出奔者十有二鄭突衛朔燕欵蔡朱莒庚與
邾益皆書名啖氏所謂居奔例書名言其失地非復諸侯也鄭
忽曹羈莒展與不稱爵者忽羈未成君展與雖踰年而以弑立
不可稱爵也衛鄭不名則以叔武攝而位未絕也衛衍位已絕

而不名者著術之立以正非突朔之比而剽之篡實逆非如忽
黔牟可以兩君言之也邾侏儒不名小國紀錄簡略耳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左傳六月乙亥昭公入

公羊傳其稱世子何復正也曷為或言歸或言復歸復歸者出
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入惡歸者出入無惡
穀梁傳反正也

程傳稱世子本當立者不能保其位故不爵鄭人謂之狡童又
曰狂章恣行其不肖可知

杜氏曰忽嘗居君位故今還以復其位之例為文稱世子者父
卒而不能自君鄭人亦不君之劉氏曰忽之出無鄭者也而又
不德稱子則忽之可以君國者無幾矣春秋別嫌疑明是非以
謂忽雖不能君國嘗為君之世子矣世子者必命於天子者也
若偏庶因亂得逐而奪之則天下之姦臣縱矣故正其名子之
繼世深惡亂臣賊子之意也

薛氏曰突書鄭伯已成君也忽書世子明突之不當得立也

項氏曰突雖不正而國人君之忽雖正嫡而國人不以為君也
陸氏曰復歸之正者莫過於鄭忽

高氏曰不曰復歸則無以知其嘗有國復歸者又異於常之歸
復入者又難於嘗之入也

汪氏曰復者還反其舊之謂國本其所有不幸失國而去今得
復其國而歸也故鄭忽曹襄衛鄭衛術皆稱復歸衛鄭之再歸

列國經世 卷五
與曹負芻之歸不稱復者衛鄭戕本枝而不悛負芻篡冢嫡而
幸免其復皆非義也

張氏曰忽自十一年五月莊公卒而立至九月奔衛五年于外
乃得復歸不從衛侯朔衍之例稱爵乃稱世子者忽之所以得
歸者以其嘗為世子也所以不稱鄭伯者以其不能君也

汪氏曰前先書突歸而繼書忽奔者以忽之出由突之入也此
先書突奔而繼書忽歸者明忽之歸由突之出也忽與突之強
弱見矣突之歸不係國而忽稱世子嫡庶之名分辨矣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左傳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

公羊傳櫟者何鄭之邑曷為不言入於鄭末言爾曷為末言爾
祭仲亡矣然則曷為不言忽之出奔言忽為君之微也祭仲不
則存矣祭仲亡則亡矣

程傳突非正也忽既恣行故國人君之諸侯助之書爵所以戒
居正者已不能保則人取之矣書入以見義不容也

胡傳經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獨書入於櫟何也夫制邑之死
號君共城之叛太叔皆莊公所親戒也今又城櫟而寘子元馬
使昭公不立何謀國之誤也衛有蒲戚而出獻公楚有陳蔡不
羨而叛棄疾未大必折有國之害也故夫子行乎季孫曰古者
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遂墮三都以強公室於厲公復國削
而不書者若曰既入於櫟則其國已復矣於以明居重馭輕強
幹弱枝以身使臂之義為天下與來世之鑒也為國者可不謹

於禮乎春秋此義皆小康之事衰世之意也

木訥趙氏曰諸侯再入不至於國惟鄭突入櫟衛侯入夷儀而已鄭突名而衛衍不名衍書復歸于衛而突不書歸于鄭此正與不正之辨也衛衍之出國固其國也林父逐之而立剽不正也突之出位固非其位乃篡也突入櫟將迫兄而出之謀再篡也衍自夷儀入春秋書之以明衍之當有衛也突入鄭不書明突不當有鄭也

薛氏曰櫟者鄭之大都也入于櫟言將逼鄭也鄭忽反矣突因櫟以有鄭忽浸微而不見矣春秋因忽浸微而不見以著大都之害明忽之無臣子而不足以有立也

家氏曰鄭有君而突自外竊入亦書鄭伯此因舊史之已書而存之以示戒魯桓與突同惡相濟出師輔篡至於再三故魯史崇突而卑忽以鄭伯書春秋因之以示戒程子所謂以戒居正之不能保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

胡傳左氏曰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穀梁曰地而後伐疑辭非其疑也昭公與突之是非邪正亦明矣然昭公雖正其才不足以君一國之人復歸于鄭日以微弱厲公雖篡其智足以結四鄰之援既入于櫟日以盛強諸侯不顧是非而計其強弱始疑於輔正終變而與邪穀梁所謂非其疑者非其疑於為義而果於為不義相與運兵動衆納篡國之公子也

張氏曰魯桓宋莊衛朔皆不以正得國其為突謀乃水流濕大

就燥獨陳侯疑之爾然寡不勝衆所以疑而遂合也

汪氏曰突之未出也宋欲有所責故嘗伐之突而既出也宋懼無所得故求納之始宋不和而公以鄭伐宋及突已奔而公與宋伐鄭向者相戾之深今也相用之固豈無自而然哉蓋以正繼正禮之常諸侯無所求以亂易亂國之釁諸侯有所責故利其亂幸其危貪其賄黨其邪自突入櫟公與宋公三會諸侯而再伐鄭無他賄故也

宋嘉呂氏曰或疑宋既責賂於突而伐鄭不當又納突遂謂伐突救忽然魯桓方與突伐宋亦不當會宋伐突忽奔于衛而衮之會衛與焉突奔蔡而曹之會蔡與焉謂衛不應伐忽以納突則蔡亦不應伐突以救忽春秋諸侯之離合不常可勝辨哉但此時突在櫟忽在鄭為伐忽明矣

十六年 鄭昭元 乙酉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四月公會 諸侯

伐鄭

十七年 鄭昭二 丙戌 冬十月

左傳初鄭伯 莊公也 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已也十月辛卯弒昭公而立公子亶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

十八年 鄭厲七子 齊元 亥 秋七月

左傳齊侯師於首止子亶會之高渠彌相七月戊戌齊人殺子亶而轅高渠彌祭仲迎鄭子於陳而立之是行也祭仲知之故彌疾不往

春秋莊公四年

鄭厲十一年辛卯

夏齊侯鄭伯遇于垂

胡傳蘇轍曰鄭伯子儀也桓十五年書突出奔蔡忽歸于鄭是年九月突入于櫟十七年高渠彌弒忽立子亶十八年齊襄公殺子亶鄭人立子儀莊十四年突使傅瑕弒子儀而入則遇于垂者子儀也然則鄭有二君可乎春秋有一國而二君者鄭突與儀衛衍與剽是也突衍始終爲君子儀君鄭十有四年剽君衛十有一年皆能君者也故春秋因其實而君之然則孰與曰皆不與也突之入以篡衍之出以惡儀剽雖國人所立而突衍在焉非所以爲安也故四人者春秋莫適與也皆不沒其實耳君子不幸而處此如子臧季札可也不如是則亂不止爲此說者善矣然而鄭伯實厲公也非子儀也突歸于鄭之後其奔蔡入櫟皆以名書猶繫於爵雖篡而實君雖君而實篡不沒其實也忽雖世子其出奔猶不得稱子其復歸猶不得稱伯以其實不能君也而况子儀雖乘間得立其爲君微矣豈敢輕去國都與諸侯會于外乎故知遇垂者乃厲公也

茅堂胡氏曰蘇子由以鄭伯爲子儀謂春秋有一國二君其說辯其理通善發春秋之意然而鄭伯實厲公終始能君故不沒其實非與之也惟不沒其實故出奔入櫟會垂皆書其爵惟非與之也故歸鄭奔蔡入櫟皆書其名春秋於世子忽猶不書爵况子儀之微者乎

高氏曰或以此鄭伯爲子儀非也忽世子出奔猶不得稱子其復歸猶不得稱爵子儀乘間得立其爲君微矣豈敢輕去國都

而與諸侯會乎故知此鄭伯即突也高渠彌弒忽立子亶齊人
殺子亶立子儀春秋皆没而不書以突為鄭伯故也

十四年鄭厲二十一年子儀十四年夏

左傳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傳瑕傳瑕曰苟舍我吾請納
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傳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
初內蛇與外蛇鬪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殺傳
瑕使謂原繁曰傳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
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
衷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
宗祏社稷有主謂子儀而外其心謂謀納厲公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
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

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
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

杜氏曰鄭子莊四年稱伯會諸侯今見殺不見君無縊者微弱
臣子不以君禮成喪告諸侯

卮言曰垂之會杜氏蘇氏以為子儀也而諸儒以為厲公其辨
甚當蓋昭公子儀雖君鄭而微弱不列於會厲公雖居櫟而數
會諸侯諸侯皆以為鄭君非特鄭人君之也况卒有鄭乎故春
秋書爵而昭公子儀皆不書

春秋莊公二十一年鄭厲二十一年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文公捷厲公子厲公卒文公立

穆公蘭文公子文公卒穆公立

左傳鄭文公之賤妾曰燕姑夢天使與已蘭曰以是爲而子旣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及生穆公名之曰蘭文公報子儀之妃曰陳媯生子莖子臧子臧得罪而出誘子華而殺之南里使盜殺子臧於陳宋之間又娶于江生公子士朝于楚楚人耽之及葉而死又娶于蘇生子瑕子俞彌俞彌早卒洩駕惡瑕文公亦惡之故不立子瑕出奔楚公怒旣逐羣公子子蘭奔晉文公四十二年晉文公與秦穆公共圍鄭子蘭從於晉師請無與圍鄭晉侯許之使待命于東石祭曰吾聞姬媯耦其子孫必蕃媯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今公子蘭媯甥也天或啟之必將爲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以亢寵與孔將鉏族宣多納之盟于大宮而立之以與晉平文公卒子蘭立是爲穆公

史記子蘭奔晉從晉文公圍鄭時蘭事晉文公甚謹愛幸之乃私於晉以求入鄭爲太子秦兵罷晉文公欲入蘭以告鄭鄭大夫石癸曰吾聞媯姓乃后稷之元妃其後當有興者子蘭母其後也且夫人子盡已死餘庶子無如蘭賢今圍急晉以爲請利孰大焉遂許晉與盟而立子蘭爲太子晉兵乃罷去

靈公夷穆公子穆公卒靈公立

襄公堅穆公庶子公子歸生弒靈公而立襄公

春秋宣公四年

鄭靈元丙辰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左傳靈公元年子公

公子宋

子家

公子歸生

入見靈公進龜美子公染

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况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弒靈公書

曰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權不足也鄭人立子良靈公弟去疾也辭曰

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將盡去穆

氏者而舍子良子良不可曰殺靈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亾

之則亦皆亾去疾何為乃舍之皆為大夫

臨川吳氏曰左傳所載事蹟猥陋疑不可信蓋歸生貴戚之卿

秉國重權嗣君新立必有所不獲於其君者因宋之有邪謀陽

為畜老憚殺之之言陰實假手於宋以除其君此亂臣之首而

宋其從也

左傳鄭襄六年壬戌冬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

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諡之曰靈

悼公費襄公子襄公卒悼公立

春秋成公四年鄭襄十年春三月壬申鄭伯堅卒夏四月葬鄭襄

冬鄭伯伐許

何氏曰未踰年君稱伯者樂成君位親自伐許故如其意以著

其惡

程子曰稱鄭伯見其不復為喪以吉禮從戎

家氏曰父所謂義已繼之為孝父挾夷楚之援陵暴小國歲再

用師其子繼世而不能改是之為濟惡庸得為孝乎不書子而

書爵絕之於名教也

成公踰悼公子悼公卒成公立

春秋成公九年己卯鄭成公秋七月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

鄭

左傳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

冬十二月鄭人圍許

左傳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妨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

張氏曰君在外而興師復怨大臣之罪也

十年庚辰夏五月魯襄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左傳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三月子如子班子如之字立公子繻夏四

月鄭人殺繻立髡髡公子如奔許樂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

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

太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鍾子然盟于

偃澤子駟為質辛巳鄭伯歸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君子

曰忠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况不令乎

高氏曰鄭已立君故晉會諸侯伐鄭而歸鄭伯因與之成焉

既敗人之國使其君臣變亂而後伐之而歸其君春秋惡其首

亂不以舍服與之也

公子成公僖公立

春秋襄公七年鄭僖五乙未冬十二月公會晉侯七諸侯于僞鄭伯髡頑

如會未見諸侯卒于鄆

左傳僖公五年將會諸侯于僞子駟相及鄆子駟使賊夜弑僖

公而以瘞疾赴于諸侯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

公羊傳鄭伯將會諸侯于僞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

若與楚鄭伯曰不可於是弑之不書弑為中國諱也

穀梁傳鄭伯將會諸侯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弑而死其不言弑何也不使夷狄之地加乎中國之君也

簡公嘉信公子信公卒簡公立

高氏曰鄭去中國卽楚又矣至於簡公乘晉悼之方輿以國反正遂息諸侯之師子產相之薰然慈仁民蒙其惠將爲春秋之賢諸侯

定公寧簡公子簡公卒定公立

獻公葛定公子定公卒獻公立

聲公至繻公五公詳世系

燕嗣立章

文公以前詳世系

易王文公子文公卒易王立

史記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蘇秦說齊使復歸十城十年燕君爲王蘇秦與燕文公夫人私通乃懼誅乃說王使齊爲反間欲以亂齊

王噲易王子易王卒王噲立

史記燕王噲旣立齊人殺蘇秦蘇秦之在燕也與其相子之爲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閔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爲齊使於燕燕王問之曰齊王何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厚任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遣蘇代百金聽其所使鹿毛壽謂燕王曰不如以國讓子之人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由必不受有讓天下之名實不失天下今王

以國讓相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舉國屬
 子之子之大重或曰禹授益而以啓人人猶為吏以啓之臣及老臣也為益之吏而以啓為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啓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
 禹名傳天下於益也其實令啓自取之今王言屬國子之而吏無
 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太子用事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而
 効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猶反也為國臣事皆
 決於子之

綱目周慎靚王五年乙燕君噲以國讓其相子之

昭王平王噲太子齊人伐燕取之燕人共立昭王

史記子之三年燕國大亂百姓恫怨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
 子之儲子謂齊閔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王因令人謂太子平曰

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正父子之位宜

之國小不足先後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數黨聚眾將
 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乃反攻太子平將
 軍市被死以殉因搆難數月死者數萬眾人恫恐百姓離志孟軻
 謂齊曰今代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
 以因北地之眾以代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君噲死齊大勝燕
 子之亾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

索隱曰按上文太子平謀攻子之而年表又云君噲反太子相

子之皆死紀年又云子之殺公子平今此文云立太子平是為
 燕昭王則年表紀年為謬也而趙世家云武靈王聞燕亂召公
 子職於韓立以為燕王使樂池送之裴駟亦以此世家無趙送

公子職之事當是遙立職而送之事竟不就則昭王各平非職明矣進退參詳是年表既誤而紀年因之而妄說耳

綱目赧王元年丁未齊代燕取之醢子之殺故燕君噲三年配燕人立太子平為君

鮑氏彪曰王噲七國之愚主也惑蘇代之淺說貪堯之名惡禹之實自令身歿國破蓋無足算齊潛所以請太子者近于興滅繼絕矣而天下不以其言信其心蓋名實者天下之公器也豈可以虛稱矯舉而得哉故齊潛之勝適足以動天下之兵而速臨淄之敗也

史記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卽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

以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先王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燕王弔死問孤與百姓同其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軼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代齊齊兵敗潛王走歿

惠王至王喜四王詳世系

吳嗣立章吳王壽夢以前詳世系類

王諸樊名遏王壽夢長子壽夢卒諸樊立

春秋襄公十二年吳壽夢二十五年庚子秋九月吳子乘卒名乘號壽夢

史記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次曰季札

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攝行
事當國

左傳壬寅春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
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
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
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史記同

王餘祭諸樊之弟諸樊卒餘祭立

春秋襄公二十五年

吳諸樊十三年癸丑

冬十一月吳子遏代楚門于巢卒

史記王諸樊卒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
以稱先王壽夢之意且嘉季札之義兄弟皆欲致國令以漸至
焉

王夷末餘祭之弟餘祭為闔者所弑夷末立

春秋襄公二十九年

吳餘祭四年丁巳

夏五月闔弑吳子餘祭吳子使札

聘

左傳已未吳子餘昧使屈狐庸聘于晉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
季子其果立乎巢隕諸樊闔戕戴吳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
是二王之命也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甚德而
度得不失民度不失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啓也有吳國者
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不立言季子札不立為

君也二王之命言諸樊戴吳之死乃其命然也今嗣君謂夷昧也

王僚壽夢庶子餘昧卒季札逃去乃立僚為王

史記餘昧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讓逃去於是吳人曰先王有命兄

夕國維世 卷五 十九
卒弟代立必致季子今迹則王餘昧後立今卒其子當代乃立餘昧之子僚為王

索隱曰公羊傳以僚為壽夢長庶子史記壽夢四子亦約公羊文但以僚為餘昧子為異耳左氏其文不明服虔用公羊杜預依史記及吳越春秋下註徐廣引世本云夷昧生光引吳越春秋云王僚夷昧子今檢世本吳越春秋竝無此語然按左氏狐庸對趙文子謂夷昧甚德而度其天所啓也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若以僚為夷未子不應此言又光言我王嗣則光是夷昧子明僚是壽夢庶子

金履祥氏曰按季子此時義可以立矣而不立則當告之國人命諸樊之子光而立之庶無異日之亂矣然觀史記所言則僚亦為國人所屬當時勢事雖欲立光亦恐未可也不然則季子之義為未盡矣

王闔廬初名光王夷未子

史記王僚二年內子冬使公子光伐楚敗而亾王舟光懼襲楚復得王舟而還光常以為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即不受國光父先立光當立陰納賢士欲以襲王僚楚之亾臣伍胥吳說王僚以伐楚之利公子光曰員之父兄為僚僚楚欲自報其讐耳未見其利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光將有弑君之心不利員用事故破其議而員亦知已之未得用故先進勇士以求入于光而退居邊鄙亦待之乃求勇士專諸見之光光喜乃容伍子胥子胥退而耕于鄙以待專諸之事

春秋昭公二十七年

吳僚十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左傳楚平王卒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

二公子皆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晉以觀諸侯楚師救

潛吳師不得還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鱣設諸曰上國

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

廢也鱣設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

也言我身猶爾身也

夏四月丙子光伏甲于堀室而享王光偽足疾入

于堀室鱣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遂弑王王闔廬以

其子為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乃

吾君也吾敢誰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

人道之也復令哭僚墓復位而待

杜曰言我哀王僚之死事闔廬之生以待天命非敢亂父

子相傳之序蓋吳自諸樊以下兄弟相傳而不立適是亂由先

人起也季子知力不能計光故云然於是復命於僚而哭其墓

又復其本位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而

還

公羊傳曰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人季子弱而

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為君謁曰今若是進而與季子國

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為君而致國乎季子

皆曰諾故諸為君者皆輕死為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

速有悔於予身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

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季

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

者凡為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

者凡為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

從先君之命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為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曰爾弑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君子以其不殺為仁以其不取國為義

胡傳此公子光使專諸弑之而稱國何也吳子壽夢有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夷末次季札光諸樊之子也僚夷末之子也諸樊兄弟以次相及必欲致國於季子而季子終不受則國宜之光者也僚烏得為君故稱國以弑而不歸獄於光其稱國以弑者吳大臣之罪也大臣任大事莫大於置君矣故君存而國本定君終而嗣之立社稷嘉靖人無間言此秉政大臣之任伊召之所以安商周孔明之所以定劉漢也若廢立進退出於羣

小閹寺而當國大臣不預焉則將焉用彼相矣此春秋歸罪大臣稱國弑君之意其經世之慮深矣

茅堂胡氏曰光當立罪在僚故稱猶國以弑季子自度其力有不能辨者故歸潔其身而已矣使札有周公之才之美必討弑君之賊正僭竊之名奉周正朔以治吳國為萬邦之憲矣

劉氏曰僚廢讓而毀義篡也國人莫說故謂之衆弑其君

陳氏曰僚越光而代札是自禍也故賊不書王名

臨川吳氏曰國之大臣及臣民皆欲弑僚而遷國於光故稱

汪氏曰光者諸樊之冢嗣壽夢之嫡孫也壽夢父子諸樊兄弟欲致國季札而不可則當立光以為君吳之大臣不立光而立僚故僚之弑不以光首惡而歸罪於吳國之大臣也史記以僚

為夷昧之子而公羊以僚為札之庶兄公羊傳及史記皆以光為諸樊子而世本以光為夷昧之子竊詳事勢史記為是

金氏履祥曰吳諸樊兄弟傳凡以為季子耳季子不立則國固諸樊子之國也僚待餘祭以結國人而立固已非矣春秋不以弑罪歸光則季子亦難以弑罪仇光也季子遜國而光弑君為季子者終於上國不以可乎復命哭墓復位而待亦幾於過矣

薛氏應祈曰光之弑僚人以為札不宜讓國以起亂不知札果立光至肯但已乎餘祭夷末之時光尚少也至僚之時而光有國之心未嘗一息忘者觀其乘間而發可知矣是札之讓正所以已亂也

王氏世貞曰季札蓋智人也得老氏之精而用之夫以諸樊之為長焉而讓夷祭夷昧之為仲焉而讓即中人亦勉能之夷昧沒而猶讓則非中人所能也彼見夫吳之俗狠戾而好戰日尋楚之干戈而僚以貪懷躁勇之性光以狡悍忍詬之資左右焉其人目倪而齒擊蓋未嘗一日而忘乎王位也札欲以禮息鬪而不能以義割恩而不忍其身之不卹而何有于國故孰計而舍之非得已也彼二人者感札之予立而不忤安札之無欲而不疑以其屬尊而不之逼而札始得為札矣吾故曰季札智人也得老氏之精而用之者也

薰氏份曰季子歷之列國決其興亾如著兆響應而不能知公子光之將弑僚何也其知而不言以滋亂賊之禍則不可曉豈

以爲光真當立即吳國兄弟皆相祝早以次傳於札弟受位
 而不敢私子失位而不敢言其信札專矣誠以光爲當立則以
 大義責其國人而立之僚必不敢不聽何至滋亂也觀非我生
 亂云云札之心見矣言我不生亂則自繁矣至于立者吾不與
 也然予思之札盖有高世之見而非命世之才又無當國之權
 亦不得已耳

王夫差闔廬太子闔廬卒夫差立

詳世系

蕭氏定曰昔者有吳之興也太伯讓以得之有吳之衰也季子
 讓以失之爲讓之情同而興衰之體異者何哉夫太伯之讓讓
 以賢也故周有天下而吳建國也季子之讓賢以讓也當周德
 之衰而吳喪邦焉

學海君道部卷之二百二十一終

[Faint, illegible text,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Faint, illegible text,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